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家文库系列丛书

韩天航 / 著



# 春暖

Chun Nuan

韩天航中短篇小说选 下

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家文库

# 春暖

——韩天航中短篇小说选(下)

韩天航 著

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暖：韩天航中短篇小说选：全2册 / 韩天航著.  
-- 五家渠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，2018.5

ISBN 978-7-5574-0963-0

I. ①春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 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3654号

责任编辑：王钟健	责任复审：咎卫江
责任校对：徐 婷	责任决审：金 中
封面设计：王 骞	责任印刷：魏 玮

## 春暖——韩天航中短篇小说选(下)

---

出版发行	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地 址	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619号
邮 编	831300
电 话	0994—5677185
发 行	0994—5677862
传 真	0994—5677519
印 刷	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毫米 16开本
印 张	21.25
字 数	305千字
版 次	2018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
书 号	ISBN 978-7-5574-0963-0
定 价	88.00元(全2册)

---

# 目 录

## 中篇小说(下)

- 317 淡淡的彩霞  
355 克拉玛依的一天  
393 瓜 怨  
429 活 法  
483 洋楼与车库  
527 石柱子和克木尔拜  
566 鹿 缘  
602 浮 沉

# 淡淡的彩霞

■ 韩天航

天阴着，眼看要下雨了。公路两边的林带被潮湿的凉风吹得哗啦啦响。这几年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戈壁滩上的雨水变得越来越多了。我背着行李朝生产六连赶，那儿离场部大约有四五公里路，可我刚走出一公里多地，天空中的乌云越来越浓，眼看躲不过这场雨了。这时，身后响起了拖拉机的突突声。我转过身，看到一辆小四轮正朝这边开来。开车的是一个姑娘。车后的拖斗，在她屁股后面一颠一颠地蹦得老高。我想，只好厚着脸皮去搭车了。不就是辆小四轮吗？我往公路中间一站，举起右手，车开到我跟前咣当一声停住了。

“你找死啊！”她瞪着眼气呼呼地喊。姑娘长得蛮漂亮，细长的眼睛，薄薄的嘴唇，在清秀中透着一种爽朗、机敏和刚毅。

“我还年轻着呢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没有找死的意

思。只是想搭你的车。你瞧，快下雨了，我还背着行李呢。”

“上哪儿？”她冷冷地问。小四轮还在突突突地哼哼着。

“六连。”

“学校分配来的？”

“我在六连出生的。”我说，“高中毕业，分到十五连干了几年，后来就上了两年学，现在又分到六连去了。我家还在六连呢。”

“学的什么专业？”

“畜牧。”

“让你到六连干什么？”她歪歪脖子问。

“畜牧卫生员。”我说，“怎么？你要审查我吗？”

“不，这年头，得提高点警惕。”她说，“要是在路上。你把我谋杀了怎么办？”

“谋杀？”我说，“你的观察力是不是有些差劲？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是那种搞谋杀的人吗？”

“不过我知道你是谁了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我们连刘副连长的儿子。”

“你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
“你的眼睛跟你爹一样，一副贼相！这就是我的观察力，不算差劲吧！”

“干吗损人呢！”我转过身气呼呼地往前走，但车子跟了上来。风变大了，又潮又凉，林带哗哗啦啦响，不久细细的雨丝飘了下来。

“上车吧。”她把车开到我身边说。

“算是发慈悲了？”

“不，是看在你还年轻，又不想找死的份上。”她笑了笑说，眯着眼睛，那双眼晴变成两条细长的缝，很美。

我迟疑了一下。这路一下雨。天，我可不敢和她赌气。于是我把行李摔在那小拖斗上，她从坐包下抽出一件雨衣和一大块塑料布。她把塑料布

扔给我,说:“凑合着吧,让雨淋病了,怪让人心痛的。”她捂着嘴嗤地一笑。

密密的闪着银光的雨丝在我眼前飘洒着。公路两旁的林带被雨水冲刷得一片翠绿。车轮溅起泥水,在变得泥泞的公路上一扭一晃地在朝前急驰着。可以看出,她车开得很熟练。她穿着一件蓝色的塑料雨衣,雨水不住地顺着雨衣的褶皱一股一股地往下流。

“你也是六连的吗?”我问。

“对。生在六连。长在六连,工作在六连。标标准准的六连人,永久牌的。”她回过头来朝我一笑。

“干什么工作?”

“跟你同行,搞畜牧的,养猪专业户。”

“这小四轮是你们家的吗?”

“对。开始我爹不肯买,买了谁开?我说,我开。他说,你一个姑娘家开车能行吗?我说,不是姑娘家开车能行吗?他就买了。”

“你们是万元户啰?”

“现在你还用这个词啊?看来你的判断力也挺差劲。”

“那该怎么说。”

“劳动致富户。真蠢!”

“还不一样?”

“不一样!劳动致富能成万元户。可万元户不全是劳动致富的。投机倒把也行。”

这姑娘,再无话可辩了。雨丝越下越密,四下顿时变成白茫茫灰蒙蒙的一片。远处那巍巍的群山,黑褐色的戈壁,翠绿翠绿的林带,绿茵茵的棉田和玉米地,全都隐没在像轻纱似的雨帘之中。雨中的农场这时似乎有了一种朦胧的诗意,包括这位嘴巴尖刻但不失可爱的姑娘。

## 二

“你不知道她是谁家的姑娘?赵霞。”老爹不咸不淡地说,“赵福生家的!不是什么正经东西。”

他正坐在地头上吧嗒着莫合烟，一口一口地吸得有滋有味。他还是不会种地，地里的玉米都长得黄黄的，弄得不好，又没有撒化肥。老爹先是当了十几年的浇水排排长，又当了七八年的管浇水的副连长。说到浇水上的活儿，他可是百事通，怎么看地形，怎么开口子，怎么打坝，一看水势就知道今天上面给了零点几个水。但地里的其他活儿，他可真糊涂得很可以了。老爹快六十了，头发花白了，牙齿掉了两颗。眼角上叠满了皱纹，眼圈儿也一直是红红的。他是主动从副连长的任上退下来的，嚷嚷着要承包土地，说自己身板儿还很结实，“还能对党作不少贡献呢”。可他是个包地的人吗？他明明并不怎么懂得种地，但他却认为自己挺懂行。我可是当了七八年的生产副连长！那是白当的？第一年他承包西瓜地亏了。第二年承包棉花地又亏本了。因为不肯施化肥，他说我的地肥力挺足，不用施，其实他是怕化肥施进去后不顶用，加大了成本。人家把化肥扛进他的地头，他又从地头把化肥扛出来。那年亩产皮棉只有六十来斤，可他却为自己辩解说，今年天旱，浇水没跟上趟，要不，才不至这产量呢。其实别人的地不也是受干旱的影响吗？但人家上了化肥的棉田，产量硬是比他的地高好几十斤。今年他又承包了玉米地了，我问他，地上化肥了吗？他说：“上了！这我比你懂！”但看那苗的长势，恐怕化肥就没有上够。今年弄不好又要亏！这事儿我不敢提，一提他就要发火，脖子上的青筋绽出，骂你个狗血喷头，然后是一句：“放屁！”因为这两年，他包地亏了，有同情他的，但也有说他“没毬能耐，连个地都种不好，以前他那个副连长也不知咋当的”。他听了气得七窍冒烟，回家双拳擂着桌子发火。所以在他跟前不能说一个“亏”字。因为现在这个“亏”字似乎同他的能耐连在一起了。不过，今年下半年开始，他和我娘盘算着要养猪了。他拿出了以前几十年的积蓄，在地头盖猪圈，准备大干一场了。我怕他又要亏，他养猪比种地更不懂行。我转弯抹角地对他说：“爹，赵福生这家伙这几年发财，也是因祸得福呢。”

“这话怎说？”他喷着莫合烟问。

“爹，抽纸烟吧。”我掏出一支“天池”烟给他。

“你他妈自己抽吧。”他说，“我只爱抽这玩意儿。”他弹弹手中的莫合烟。

“赵福生以前因为历史复杂，”我说，“成了牛鬼蛇神，罚他在猪圈喂了十几年的猪。想不到他喂出经验来了，猪一头头喂得又肥又壮，要不，他现在发不了财，成不了专业户。”

他听话听出音来了，“你是在说你老子喂猪没经验是不是？拿这话来开导我是不是？在你眼里，你老爹还不如赵福生那杂种是不是？”

“爹！”

“他过去是个什么东西？”

“那是文化大革命硬给人家按上的帽子，不是早平反了吗？”

“平反是因为形势，不是因为他这个人！”他脖子上的青筋又绽了出来。理直气壮地说，“不是我夸口，你老爹过去比他强！现在也要比他强！不信你走着瞧！”

“可现在人家是劳动致富户，也光荣着呢。”

“你老子是亏损户是不是？不光荣是不是？”老头眼睛都冒火了，“别看他发了财，可我刘占祥啥时都比他强！这猪你老子喂定了！我要是超不过他赵福生，我刘字就倒着写！”

“爹，”我说。“喂猪这活儿要讲科学，不是喊一喊豪言壮语就可以超过人家的。”

“放屁！你这是在长别人的志气，灭你老子的威风。”

### 三

种玉米公家是给补贴的。但秋后一结算，加上公家的补贴。老爹种的那块玉米地还是亏了一点儿。亏一点儿也是亏，可老爹的嘴还是挺硬，说，反正这三年来，亏损一年比一年少，一年比一年有进步。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，但从他那声色厉内荏的话语中可以感到，他对承包土地已经有些丧失信心了。队上的领导也很同情他，尤其是秦队长。他说，一个干了七八年副连长又是快六十岁的人，能退下来承包土地，不管怎么说，总是件了不起的事，包地亏损后，宁肯吃自己几十年积蓄的老本，也从不向队上伸手要求什么补助，现在他又拿出自己的钱来搞猪圈，买仔猪，想当个养猪专业户，队上应该

支持他，给他一点照顾。秦队长这么一说，队上的其他领导也都同意。于是队上也同赵福生一样，给我们家划了一块饲料地，又划了一块苜蓿地，还按计划供应猪饲料。由于猪圈和仔猪都是自己掏钱置下的，上交就略为少一点。但我老爹说：“不用少！按规定办，赵福生是咋上交的，我就咋上交！”回家后，他就同我娘说：“他娘的，决不能落在赵福生的屁股后面。”

为盖猪圈我老爹可累坏了。他请了人，办了酒席，自己白天黑夜地泡在工地上。他一定要把猪圈盖得比赵福生家的好，起码也是个差不离儿。他晚上或凌晨，偷偷地跑到赵福生家的猪圈去侦察，回来对比，不行的地方硬是一次次地改。等猪圈盖好，他人瘦了一圈，两个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，眼睛里布满了红红的血丝。别人看了他的猪圈评价说：“不错，不比赵福生家的猪圈差。”他这才满意地松了一口气，得意地笑了。但当第一批十几头吱吱哇哇乱叫的仔猪接回来后，老爹又变得很紧张了。他同我娘一起，又白天黑夜地窝在猪圈里了。

我们家的那块苜蓿地紧挨着赵福生家的。第二年五月，苜蓿长得分外茂盛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他把玉米地撒剩的化肥趁晚上偷偷地撒到这块苜蓿地里了。苜蓿长得有齐胸这么高了，开满了蓝色的小花。蝴蝶和蜜蜂在苜蓿花上一群一群地飞着。四下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苜蓿花的香气。浓绿的苜蓿叶子饱满得似乎可以滴下汗水来。苜蓿收割不能错过季节，长老了，营养成分就差了。老爹对我说：“春生，这两天你帮我割苜蓿去。”

“爹，”我说，“我前几天就把有些活干完了，好腾出手来帮你割。”

那天凌晨，我们全家都赶到苜蓿地去了，赵福生家的人也早早地赶到了那儿。虽说已是五月，赵福生还穿着件棉背心，风还有些凉，苜蓿地里也很潮湿。他干一会儿活，习惯地用手轻轻地搓揉一下肋部，那是他文化大革命时留下的伤。老爹那时是连上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的副组长，有一次，他主持审查赵福生的问题，有两个人对赵福生施加了一点儿“专政手段”（老爹的话），老爹没有阻止，结果赵福生的肋骨被打断了一根。老娘知道后说：“造孽啊！你是个副连长，又是个副组长，得讲点政策性！”可老爹说，“这我知道！可群众的革命热情也得支持，这也是上面的精神！”但赵福生一直

以为,那事是老爹支持他们干的。“四人帮”粉碎后,赵福生平反后的那几年,他们俩谁都不正眼看谁一眼。赵福生是感到那口怨气实在难消,而老爹却认为,这件事我压根儿就没错!在他看来,赵福生虽然平反了,但他毕竟同他刘占祥不是一路人。现在赵福生家发了,走了红,他越发看不顺眼。现在两家挨在一起割苜蓿,那情景似乎有些尴尬,但赵霞却感到无所谓。她一面割,一面还唱什么:“有个小伙路上走,想找爱情满街溜,不见爱情寻上门,只见姑娘的眼睛气咻咻。啊哟哎……”当她唱到高兴的时候,还要举着镰刀扭几下,气得我老爹直皱眉头。

他人把割下的苜蓿拢成堆,即刻就装到小四轮上,装满一车就突突突地拉回去,摊开晒在猪圈边的场地上,等晒干后再粉碎。他们一会儿拉一趟,一会儿拉一趟。我们向别人借了一辆老牛破车,吱吱扭扭,吱吱扭扭,老半天才拉上一趟。老爹看到他们那种得意劲,心里就更气了,嘴里咕咕哝哝的,不知在骂些什么。

中午老爹老娘回去吃饭,让我留下来看割了的苜蓿,老爹的意思是,对面这家人不可靠,他们偷偷扒过去几堆呢?这苜蓿我可是撒了化肥的。地边上有两堆相近的苜蓿,赵霞坐在她们家的堆上,我坐在我们家的堆上。我掏出烟来慢悠悠地抽着,而她往嘴里塞了根泡泡糖,吧唧吧唧地嚼得挺香。

“刘春生,”她说:“我们家今天可以割完运完,你们家可以割完,但今天运不完。”

“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?”我想:她大概又要开始刺我了。

“没什么意思,只是想帮帮你们。”

“我爹不会让你们帮。”

“这么看来,你爹真行!”

“这又是什么意思?”

“他是想败坏我们家的名声。”

“这话怎说?”

“这你还不懂?他不让我们帮忙,不知道内情的人就会说,你们瞧瞧赵福生家,家里有辆小四轮,地又紧挨着,硬是不肯帮刘占祥拉几趟,还不是舍

不得那几斤柴油。现在这年头，他妈的越是有钱越是抠。”她吹了个泡泡说，“我们发了点财，有些人正到处找碴儿损我们呢！”

“你这话有点道理。”我说。

“所以嘛。就请你帮帮忙啦。”

“让我帮忙？”

“对，给你老爹做做工作，让我们帮你运上几趟苜蓿，好堵堵那些人的嘴。”

“试试看吧。”我心里想，这事儿难。

“不是试，而要下定决心。你瞧瞧我们日子过得多可怜，想帮别人做好事，还得去求别人。”

在这儿，五月的太阳已经很毒了。苜蓿花在阳光的烤晒下，散发出越来越浓郁的香气。一只五彩斑斓的锦鸡突然咯咯咯地从林带里飞出来，很快又咯咯地飞了进去。这时我听到我娘叫我的声音，我回头一看，她正拐进林带给我送饭来了。我笑着说：“你瞧，我娘比你娘强，她肯定自己还没吃，就给我送饭来了。可你娘还没来。”

“得了吧！”她一撇嘴说，“我娘早就给我做好饭了，我是吃了饭来的。哪像你们家，还往地里送。”说着，她嚼嚼泡泡糖，吹了一个好大的泡，然后嘲讽地朝我一努嘴，那泡泡啪地破了，像是要告诉我别显能，别像糖泡泡，啪地一响就没了。

#### 四

“扯鸡巴蛋！”爹说，“他们想做好事，踩着我的背捞个好名声，没那么容易！我没那么傻！”他的想法让赵霞给说准了。

夕阳渐渐西下，苜蓿全割完了，在地边码成堆。一群一群的麻雀从林带里飞下来，吃着地里爬着的小虫子。赵福生家的割完了，也快拉完了。赵霞把车从我们地边开过，给我使了个眼色，我朝她摇摇头，她一撇嘴，像在说：“真无能！”

天边只留下一条青紫色的光带了，林带和大地都变得朦朦胧胧。老爹

把一牛车的苜蓿装满后,看看对面。对面的苜蓿再拉上一车就完了,赵福生老两口也走了。他对我说:“春生,我和你娘先回去,你把割下来的苜蓿码成大堆,也就回吧。”牛车在灰蒙蒙的青灰色的光亮中,吱吱扭扭地走出地头,消失在林带里了。我用木叉把苜蓿码成大堆。月亮升起来了,又大又圆,洒下一片银辉,大地上像飘浮着一汪清水。小四轮又突突地开了进来。

“怎么回事?”她把车开到我跟前问。

“我老爹不干。”

“又骂个狗血喷头?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……”她笑笑,手掌在方向盘上轻轻敲打着,好像在思考着什么。

“算了,”我说,“还是用老牛车慢慢拉吧。你想帮我们,这情我领了。”

“这不行!”她说,“我想要干的事,非要干成不可!你们今晚还拉吗?”

“今晚不拉了。”

她看看我们地里拢的那几大堆苜蓿。

“你吃晚饭了吗?”她问。

“还没。”

“你吃了饭再来怎么样?”

“干吗?”

“我俩连夜给你们拉回去!”

“老爹知道会大闹一场的。”

“他要骂上门来,我装不知道。他骂谁去?”

“……那好。”

“十二点钟在这儿见。”

回到家,我说累了,吃了饭便到房里睡了。快到十二点钟的时候,我听到爹娘的鼾声,偷偷地从窗口跳了出来,直奔苜蓿地。

在明晃晃的月色中,在寂静的夜里,我远远地就听到小四轮在地里响着,我拐进林带。走进苜蓿地,她跳下车来说:“没让他们发觉吧?”

“睡的可熟了,年岁不饶人。我爹睡着了还直哼哼呢。”

我从苜蓿堆里拖出两把木杈，递给她一把。月亮已经升到半空中，天上飘浮着几块薄薄的云朵，闪着黄幽幽的光亮。我们把苜蓿挑到车斗上，高了她就爬上去，我往上挑。她在上面扒开、堆匀，干得很利索。她把长披发在脑后挽成个髻，样子显得挺别致。幽亮的月色中，她显得异样地美。

空气很湿润，五月的夜晚是暖暖的。沙枣花开了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迷人的香气。一只夜鹰飞到树枝上，发出几声婉转的鸣叫。苜蓿堆里躲着一窝谷鸡，苜蓿挑起来，它们惊恐地叽叽叽地叫着，钻进田埂边的草堆里了。车斗上的苜蓿越堆越高了，她离我远了，离天近了。

“行了吧？”我又往上挑了一杈苜蓿，抬起头来问。苜蓿已经堆得有两人多高了。

“再来几杈。”她在上面说。

我又往上杈了几杈，累得浑身汗津津的。

“行了。”她在上面喊。

我把捆绳扔给她，她在上面拽，我在下面拉。把苜蓿堆煞紧了，她从上面爬了下来。在月光下，可以看到她鼻尖上那晶亮的汗珠。她捋了捋头发，笑笑说：“晚上干活挺有趣，你不觉得吗？”

“对。”我说，“同你在一起干活，真来劲。”

“如果同别人干活呢？”她看着我问，那眼光看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了。

我们坐在苜蓿堆上。苜蓿堆让太阳晒了一下午，坐上去热热的，一股潮潮的暖流流遍我的全身。远处，在朦胧的月光下，有几缕白蒙蒙的雾气在林带间缭绕。

“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”她挨着我坐下，侧过脸，眼睛盯着我问。

“怎么说呢？”

“怎么感觉就怎么说。”

“说实话是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我不爱听虚伪的话。”

“那好”，点上烟，我说，“我觉得你这个人又可恨又可爱。”

“绝妙的评价，”她笑了。“那么，你认为我可恨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你的嘴!”

“那可爱呢?”

“你这人。”

“太妙了。我觉得很荣幸。”

“那你觉得我怎么样?”我吸口烟说。

“我对你的看法吗?”她笑了笑,“刚好同你对我的看法相反。”

“相反?”我有些紧张。

“对。”

“是什么?”

“是既可爱又可恨。”

“这不一样吗?”我松了口气,笑了。

“什么一样?才不呢。”她说,“我嘛,是可恨中含着可爱。而你啊,是可爱中含着可恨!”

“那什么可恨呢?”

“性格!”她用食指在我的肩头上戳了戳说,“没主心骨,不像个堂堂的男子汉,白长了这么高大的身胚!”

她咯咯咯地笑起来,一拍屁股站起来说:“走吧。咱们得趁天亮前把这几堆苜蓿运完。”

小四轮没有熄火,一直在轻轻地哼哼着。她坐上车,加大了油门,那车头上的小烟囱便突突地喷出一团团浓烟。我坐在她后面,车子颠簸着开出地头。我问她:“我怎么白长了身胚?”

“缺乏自信心,不是吗?”

“在老爹跟前?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天生下来就矮一截。”

“所以嘛!”

“你干吗非要我高自己老子一截呢?”

“我的意思是平等。”

小四轮拐出林带，跑在公路上，两边的林带黑魆魆的像两堵墙。头顶上是一道乌蓝的天空，闪烁着一排蓝莹莹的星星。

“这不容易。”我说。

“得争取。”她说。

“怎么争取？”

“大男人，这还用得着我教吗？”她又回过来朝我一笑。

小四轮的哼哼声打破了夜的寂静，沙枣花的香气变得越来越浓郁。明洁的月光里油油的树叶抹上了点点银辉，闪着粼粼的光亮，五月的夜晚显得幽静、温暖，让人感到亲切、愉快和幸福。我希望这个夜晚好长，好长……

“我很讨厌是吗？”她回过头来笑着问我。

“不，太可爱了。”

“你不是讨厌我的嘴吗？”

“看法变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千真万确。”

“太好了，太好了。”她咯咯地笑起来。

小四轮开出了林带，沿着一块条田往前走，月光显得更皎洁明亮了。我在想，她确实很可爱，是吗？

## 五

老爹是个精明人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天还没有亮透，他就到苜蓿地去了，堆在地里的苜蓿没有了，地里却留下了小四轮的车轮印，他马上转到猪圈，看到那几堆苜蓿已经摊开，好好地晒在场地上，四周还弥漫着浓浓的苜蓿草的清香。他想起了我昨天同他说过的话。他想，这事一定同赵福生家有关，他得去向他们问个清楚，要让他们知道，我刘占祥用不着你们可怜！他越想越气，于是就直奔赵福生家，赵霞正在翻晒苜蓿，看到我老爹气咻咻地朝她这儿冲来，心里暗暗好笑。

“你爹呢？”我老爹到她跟前问。

“啥事？找我就行了。”她说。

“我那苜蓿草谁给拉的？”

“这事你干吗来问我？你应该问你儿子去！”

“干吗问他？”

“是他求我帮的忙。”赵霞一撇嘴说，“我才没那么高的觉悟呢，别忘了，现在咱们烧的柴油都是议价的！”

“柴油钱我掏！”老爹喊。

“你儿子给了！”

“啥时给的了”

“昨晚。”

老爹在赵霞这儿碰了这么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，一股无名火直往脑门上冲，他觉得被人戏弄了，于是所有的恼怒全冲我来了。

我正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在套那辆吱吱扭扭乱叫的破牛车。老爹从赵福生那儿拐回来，脸色铁青。

“你给我放下，狗崽子！”老爹喊。他大概气昏了，忘了我是谁的“崽子”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你还问我？”老爹卷着莫合烟，气得手在发抖，烟粒抖抖索索往下掉，“你还套这车干啥？”

“去拉苜蓿啊。”

“你他妈装什么蒜！”爹气得直跺脚。

“昨晚你不是求赵福生的女儿开着小四轮拉完了吗？”

“拉哪儿了？”

“拉我们家了！”

“那你还发啥火呢？”

“你为啥同她一起合伙腌臢爹？”

“合伙？我同她合什么伙？”

“昨夜！同她一起拉苜蓿！”